

淨宗同學修行守則—常攝六根，慎勿放逸 悟道法師主講
(第四十一集) 2021/7/4 台灣台北靈巖山寺雙
溪小築 檔名：WD13-005-0041

《淨宗同學修行守則·律要節錄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「律要節錄」六十五頁，從第二行，五十七這裡看起：

【五十七、臥須右脇，名吉祥睡。不得仰覆臥，及左脇臥。】

這是在威儀門裡面講的睡覺，『臥』。在佛門，我們看到臥佛，佛臥的時候都是『右脇』，就是右手邊，右脇。我們生活當中，四威儀就是行住坐臥，臥就是躺下來的時候。所以這個躺下來必須要右脇，就是右邊（右手這邊）貼在床上，這個叫右臥，這樣睡的姿勢叫吉祥睡。『不得仰覆臥』，「仰臥」就是我們一般人睡覺四肢躺平，臉朝上，這叫仰臥。仰臥就不是吉祥睡，這個仰臥好像我們看到人死了，就是這樣四肢伸直躺在那裡。所以人睡了之後，就像死了一樣，每一天小死一次。如果右臥，這就是吉祥臥，這個仰臥就不是吉祥臥。但是我們一般人都習慣仰臥，都躺平下去，這個不是吉祥臥。「覆臥」是趴著睡，覆臥也不對。趴著也不是吉祥臥，實在講，趴著睡也不衛生。根據中醫講，如果右臥對肝臟比較好，對生理方面，肝臟比較好。仰臥或者覆臥，趴著睡、仰著睡，以及左脇臥，這個都不是吉祥臥，不是吉祥睡。左脇就是左邊，應該取右脇，右臥。我們看到臥佛的姿勢，就是那個姿勢就對了。這個也是要練習的，平常我們剛開始睡覺，這是右臥，但是睡著了，翻一個身又是仰臥了。這個我們現在常常就這種情況，但是慢慢練習，就是我們剛睡覺的時候，我們就養成一個習慣右側，右側這樣躺下去睡。睡著了，我們沒有辦法保持這個姿勢到天亮睡醒，就隨它

去，有醒過來再把它調過來就好了。我們記住右脇臥，叫做吉祥臥，這樣的睡姿是比較不會作惡夢，所以這個睡的姿勢是非常重要的，這是四威儀之一，非常重要。我們再看：

【五十八、《大律》云：「有五種人問法，皆不應為說。」】

『大律』是《四分律》，就是有五種人來請問佛法，都不應該為他說法。哪五種？下面第一種：

【（一）試問。】

『試問』是什麼？我來給你考試考試，看你懂不懂，這個態度叫「試問」。他不是真的有疑問來請問的，他是來試看看你到底懂不懂，這種態度不恭敬，用試探的口氣、考試的態度來問問題，就不應該為他說法，不要跟他講，這樣不跟他講可以的。可以不用跟他講，因為他沒有誠意，他是來考試的，不是真正他有問題。

【（二）無疑問。】

『無疑問』就是說他沒有疑問，這一類也是故意問的。沒有疑問，那問什麼？問一些跟佛法不相關的，這個也不需要跟他回答。或者他已經是自己沒有這個疑問，他故意發問。這一類也是屬於試探的一種，這個態度就不對。但是另外有一種，叫「利樂有情問」，自己沒有疑問，他是代替別人來發問，這是可以的。像過去早年，淨老和尚在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辦大專佛學講座，每一次辦大專佛學講座都有一堂課是「佛學問答」。往往學生有的人他是剛剛接觸佛法，請大家有問題提出來發問，很多人也都不知道怎麼去問，是不是真正沒有疑問？有，但是不曉得怎麼問，不曉得從何問起？這個時候如果有比較資深的學長、學佛比較久的學長，看到這種情況可以代表，代替大家來問。他大概知道大家的疑問是哪些方面，其實他自己是知道的。他是代替別人問的，別人不知道怎麼問，但是確實有這個問題，他知道，但是不會問，他代替他來問，這一類

在經典講叫利樂有情問。像眾生不懂得怎麼問問題，佛的資深大弟子知道了，代替他們問，這是利益眾生的，利樂有情問，那這個是可以。如果不是代替別人問，自己沒有疑問，你故意要問，這個就沒必要，這個也不需要回答，你是常常聽，你都知道了，你何必再問？就沒有意義了，這也不必作答，不必為他說法。

【（三）不為悔所犯故問。】

第三條，他不是為了懺悔他自己所犯的過失，是故意來請問的，這個也不用為他說，他不是為了懺悔自己所犯的過失，故意去問的。他不是為了懺悔所犯故問，那這個也不必說。他沒有心去懺悔，問這些，你跟他講也沒有意義，實在講彼此浪費時間了。

【（四）不受語故問。】

『不受語』，講了他也不接受，一直問，那也沒有必要為他講，這個我們過去也碰到很多。講了、說了，他也沒有聽進去、也不接受，但是一直問，這也沒有必要為他說。

【（五）詰難故問，並不得答。」】

『詰難』，就是他來找麻煩的，我們一般講找碴的，故意講一些難題來為難你，這叫「詰難故問」，故意的。這都不必要跟他回答，不要跟他說。這個有沒有？有，過去我們淨老和尚早年講經，他是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講經，那個時候香港好像他是住在中華佛教圖書館暢懷法師（暢公）那裡。第一次去香港講經，講了四個月，好像講《楞嚴》。還沒有講之前，香港的同修就有給我們老和尚提醒，就香港的居士，他說香港有一批人，專門找外面來這裡講經的法師麻煩。過去有很多從外地來香港講經的，這批人就到現場來，他不是來聽經的，他是來找麻煩的，故意出一些難題去問，目的就是要把這個法師難倒，就是要他以後不敢來香港了。真有這批人，所以就有好心的居士提醒我們師父上人，說你要有心理準備

，有一批人專門是來找麻煩的，問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。我們師父上人似乎胸有成竹，他也覺得沒有關係。講了四個月，一個人來問都沒有，為什麼？在講席當中，把他們想要拿出來問的這些難題統統先講了，講到最後這些人也拿不出什麼問題來問，知難而退了，所以都沒有人來為難。後來講下來，這些居士說：淨空法師，你是第一個人，第一個法師到香港來講，沒有被人去問難的。過去很多法師來香港講經都被問難，人家故意來找麻煩，出一些難題來問他，讓他下不了台。

以上，這五種來問問題，『並不得答』，就不需要跟他回答。這個是可以的，不需要回答，回答也沒有意義，對他也沒有幫助，這個是問。所以我們要記住，問問題態度要恭敬至誠，真正疑問來請問，而不是以上講的這五種，這五種問就不對了。這是我們要向善知識提出問題，要避免這五種，真誠恭敬心請問，這樣才可以。如果有人他是真誠恭敬來請問問題，不是以上講這五種人，就可以跟他解答。我們再看下面：

【五十九、若為說佛法，則彼信重心生，福慧增長，超越輪迴，是即度父母出於生死苦海矣。】

這條是節錄。在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裡面，他是講你出家了，你是沙彌，回去俗家看自己的父母親，父母親還在世，是有必要一段時間回去看看父母，是可以的，回去看看父母。回去看父母，在《要略增註》裡面也特別註明，不要一回家講那些世俗的，跟佛法不相關的話。當然看見父母，難免這些家常話的問候，這些是需要的，這個世間法也不能說完全沒有。但是主要還是要帶入佛法，讓父母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勸父母學佛。不能一回去，講道場的事情，是非人我，講自己在道場，師父多嚴格，他自己在道場受多少委屈，就不要去講這些，講這些讓父母操心，那不孝。所以應該回去

問候父母，主要要為父母說佛法，讓父母真正認識佛教，進一步來學佛，能得到佛法的功德利益，這是最重要的。『若為說佛法』，「若為說」主要對象就是父母，父母是我們世俗家庭的代表，當然這是舉出一個父母代表，當然包括其他兄弟姐妹、親朋好友，有這個因緣也要為他們說說佛法，結結緣。

如果為他們說佛法，『則彼信重心生』，他的信心生起來，他很尊重，他相信、尊重的心生起來了。相信佛法、尊重佛法的心生起來了，他就會認真來學佛，『福慧增長，超越輪迴』了。幫助父母、家屬增福增慧，最後超越六道生死輪迴，那就是超度父母、盡孝道。這個孝道盡得才圓滿，不要去講那些沒有意義的話。比如說，我們修淨土，最好勸父母也能念佛，發願求生西方淨土。如果父母對佛法（佛教）生起信心，信心生起來他就會尊重，他就會學習。我們念佛人，當然勸父母要念佛，求生西方淨土。父母他相信、他接受了，他老實念佛，這一生就能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就超越六道生死輪迴，一生成佛了。『是即度父母出於生死苦海矣』，「度」就是幫助，協助父母出離生死苦海，這個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回到俗家，不要講那些沒有意義的話，最重要勸父母信佛念佛，發願求生西方淨土，這個才是最重要的話，其他都不重要。這是講到回俗家看父母，要為父母說佛法。我們再看下面一條：

【六十、不得左右邪視，不得雜語。若與女人語，不得低聲密語，不得多語。不得詐現威儀，假粧禪相，求彼恭敬。不得妄說佛法，亂答他問，自賣多聞，求彼恭敬。】

這一條也是一個威儀，『不得左右邪視』，這個就是眼睛不能看左看右，眼睛斜著看的，這個威儀就不好。眼神邪視，讓人家感覺心不端正，所以眼睛「不得左右邪視」，有這個習慣要改過來。

『不得雜語』，「不得雜語」就是說不要講那些散心雜話。雜語就是講那些沒有意義的話，無義語，沒有意義的話叫雜語。『若與女人語，不得低聲密語，不得多語。』跟女眾講話不能「低聲密語」，低聲就小聲的，我們一般講，講悄悄話，出家人跟女眾講悄悄話，這是很不得體。人家看到很奇怪，他們兩個是講什麼祕密？怎麼低聲密語怕人家聽到，是不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？讓人家產生誤會。「不得多語」，跟女眾講話也不要講太多，重要的、該講的講一講就好，不要講太多，講得很多、講很長時間，就沒有必要。這是講話。

下面是講『不得詐現威儀』，「詐現」就是欺詐。用欺詐的行為，外面表現得很有威儀，『假粧禪相』，在那邊打坐入定，『求彼恭敬』。坐在路邊打坐，姿勢擺得很莊嚴、很有威儀，但是內心不是那麼一回事，內心是想求別人對他恭敬供養，他是這個心態，不是真正他有功夫，裝的，我們現在講裝模作樣，目的求得別人對他恭敬供養。這也是欺騙信眾不好的一個做法，欺騙信眾，「詐現威儀，假粧禪相，求彼恭敬」，這個也不可以。『不得妄說佛法，亂答他問』，「妄說」就是不懂的就不要講。人家問了，不懂，你隨便給人家亂答，這個是不可以，「亂答他問」。在《論語》也講，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。我們知道多少，他問了，我們知道，我們跟他解答。我們不知道，就跟他講，這個我還不知道，你可以去另請高明，你再去請問高明的人，我的學問有限。所以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，不要假裝知道，然後亂講，「妄說佛法」，亂答他問，這個是不可以，這會壞亂佛法。

『自賣多聞，求彼恭敬』，這個心態也是要求人家恭敬供養。前面是假裝一個參禪的那種禪相，詐現威儀就是戒律，看起來戒律持得很好，禪相就是他有禪定功夫，但這都不是真的，裝模作樣的

，目的就求人家恭敬他。這一段就是說講經說法不能亂講，讓大家覺得他這個學問，博學多聞，了不得，這也是要求彼恭敬，求人家對他恭敬供養。總是離不開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，總是離不開這個。不能妄談佛法，現在有很多人妄談般若。江味農老居士他註解《金剛經講義》，他說現在人談般若都是妄談般若（妄談就是亂講）、淺談般若、怕談般若，這都是不對。佛法要不要說？要說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。佛法一定要有人說，但是說法的人，一定自己要真正有把握知道的才能說；你自己沒有把握，不要亂說，亂說也要背因果。

你看禪宗一個公案，錯下一個字的轉語，就要墮五百世野狐身。一個字，不落因果跟不昧因果，就是一個字之差。有人問禪師，大修行人還落不落因果？他說不落因果。後來就墮到狐狸身去了，墮畜生道，五百世做狐狸。後來這隻狐狸又遇到一個禪師，大善知識，請他開示，他以前給人家回答，人家問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？他說不落因果，這樣墮五百世野狐身。請問這個禪師，他這是給人家回答得不對，要怎麼回答才對？禪師就跟他講，你以前講的，再重新講一遍給我聽。他說你改一個字，「不昧因果」，把那個不落的落改成不昧的昧。他聽完之後就脫離野狐身了，他的錯誤被糾正過來了。不落因果就是沒有因果，撥無因果，那不對，那很嚴重，著空了。所以古大德講，「寧可著有如須彌山，不可著空如芥子許」。你著有，你相信有因果報應，你還會斷惡修善、持戒修福，雖然你執著，不能超越六道，不能明心見性，但是不落三惡道，會得人天福報。著相修行，不能超越六道，但是可以得到人天福報。

所以「寧可著有如須彌山」，寧可著有，有因果，這個像須彌山那樣。也「不可以著空如芥子許」，你著空像芥菜子，執著那麼一點點，那就不得了了，撥無因果。撥無因果怎麼樣？就造惡業，

反正沒有因果報應，怕什麼，無所謂。造惡業就有惡報，就墮三惡道去了，這個很可怕的，所以不能撥無因果。不落因果跟不昧因果，一個字之差就完全意思不一樣。不落因果就沒有因果，不昧因果是什麼？因果有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昧就是清楚明白。雖然當體皆空，這個體是空的，但相是有，空有不二，才是事實真相。著空、著有都不對，但是著空比著有更麻煩。所以這個般若不能不講，也不能亂講。如果不講，我們很難深入經藏。

我們看世尊一生三十歲成道，七十九歲入滅（在中國人講虛歲八十歲），入般涅槃，講經說法四十九年。四十九年，前面十二年講阿含，阿含部講了十二年，阿含好像小學、中學，人天善法，出世間的小乘法，後面八年是方等，方等是高中。前面通小乘、人天，後面通大乘。前面一共講了二十年，阿含十二年，方等八年。第三階段，般若講了二十二年，二十二年般若談。最後面就是《法華》、《涅槃》，《涅槃》是遺教，主要是講《法華經》，八年。開權顯實，會歸一乘，《妙法蓮華經》，等於是研究所了，般若等於是大學課程，它是大學課程。可見得佛法的中心是般若，如果沒有般若就不是佛法，就變成世間法。從小乘提升到大乘要般若，大乘要提升到一乘，也是要般若，所以般若它是中心，不能不講，但是不能亂講，講錯了，給人家誤導，那更麻煩。

所以江老居士他說宋朝以後，在佛門裡面講經的法師，講其他經典的有，講般若的就很少，縱然有人講，講得很淺，淺談般若。沒有講的，怕談般若，怕就是怕人家誤會，聽錯了，給人家誤導，自己要背因果，就不敢講，叫怕談般若。所以江老居士講，很有道理，不可以妄談般若，亂講不可以；也不可以淺講般若，你講淺了，人家得不到受用；也不能怕談般若，怕談都統統不講，人家就不懂了。佛法的中心，般若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能不講。所以應該要深

講、圓講，要深入的講般若，圓滿的去講般若，這才是正確的。所以這裡也講「不得妄說佛法，亂答他問」，這不可以的；「自賣多聞，求彼恭敬」，這也是要背因果的，以上這個都要避免。「詐現威儀」也不可以，好像戒律持得很好，很有威儀，但內心求人家恭敬，這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「假粧禪相」，外面表現得好像有禪定功夫。一個示現戒律威儀，一個示現好像有禪定，一個講經說法，亂講，這些裝模作樣都是為了求得人家對他的恭敬供養，這個就不對了，不可以這樣做，要避免。我們再看下面一條：

【六十一、不得說僧中過失。人非聖哲，孰能無過。迦葉起舞，堯舜病諸。自無慧目，豈察他非。僧德如海，佛猶親讚。若生誹說，直招苦報。】

這一條主要是『不得說僧中過失』。「僧中」是僧團當中。不要去說這些僧團當中的一些過失，因為畢竟都還是凡夫，大家都在修，所以『人非聖哲，孰能無過』。儒家講的，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。這也就是說，僧有聖賢僧、有凡夫僧，凡夫僧他還是凡夫，怎麼會沒有過失？就是因為有過失，才要修行。聽經聞法，持戒、修禪（修行）。修行是修正我們錯誤的行為，行為有三種，身體的行為、言語的行為、意（心理）的行為，身口意三業。我們做三時繫念，每一時都要念一遍懺悔偈，身口意三業行為有偏差、有錯誤，把它修正過來，這叫修行。凡夫，當然三業都有過失，所以才要修行。如果沒有過失，那就不用修行，就成佛了。還沒有成佛之前都有過失，只有到圓滿成佛了，才沒有過失。等覺菩薩都還有一點點過失，他有一分生相無明未破，那個就是他的過失。

所以，你看普賢菩薩示現等覺菩薩，還要帶領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十大願王第四願「懺悔業障」，懺是懺除，悔是悔過，就是我們中國人講改過的意思。過去不要再造，就

懺除了；悔過，不要再犯這個過失，這就是懺悔的意思，懺悔業障。你看等覺菩薩他還要懺悔業障，等覺菩薩什麼業障？就是生相無明他還沒破，那就是他的業障。那很微細，幾乎快沒有了，但是還是業障，還要懺悔。你說等覺菩薩以下，到地獄眾生，哪一個人沒有過失？所以不能去說僧團當中的一些過失。特別回去給父母親講、家屬講，讓這些人瞧不起僧團，造罪業就更重了。

我們要知道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，這個「聖哲」就是聖賢。你還沒有成聖、沒有成賢，怎麼會沒有過失？嚴格講，在世間法講，到聖人才能說沒有過失，賢人還有過失。賢人就等於是菩薩，聖人等於是佛，這是世間法。出世間法，佛陀才沒有過失，佛陀以下菩薩，菩薩以下都有過失。在世間法裡面，聖人以下賢人，再來就君子。在佛法裡面，佛、菩薩、羅漢；在世間法，儒家他的學位也三個等級，第一個君子，第二個賢人，第三個最高的聖人。孔子，我們稱他為聖，聖人。但是孔子我們看他怎麼樣？你看他是聖人，他七十歲了，他說再給我幾年，我好好來深入《易經》可以無大過，就可以避免一些重大的過失，大過可以避免了，但是小過還是有。你看聖人都要懺悔業障，何況我們凡夫？所以不要去說僧團當中一些不好的過失，講這些，自己造口業，造罪業。

『迦葉起舞，堯舜病諸。』這是舉出佛門，「迦葉」他是修苦行的，他還會起來跳舞。世間的聖賢，古聖先賢，堯帝、舜帝是聖王，我們看好像還有過失。是不是真的有過失？不是，可能我們不了解。所以孔子也講，你親自看到的事情都不一定是事實真相。就舉出一個例子，有一次孔子在陳絕糧，那一段時間他們在郊外。煮一鍋稀飯，煮好他們要先供天，就像我們佛門午供，我們還沒有吃飯就先供佛。他飯煮好了，還沒有供天，子貢在遠遠看到，顏回就把那鍋先吃掉一口了，他就去給孔子（老師）報告，說顏回煮的飯

，沒有供天他就先吃了，我親眼看到的。後來孔子就找顏回來問怎麼一回事，你怎麼飯煮好了，沒有先供天，自己就先吃了？顏回就講了，他說剛才那一鍋飯飛了很多沙進去，那不能供天，所以我就把它挖起來吃掉了，那個不能供天的，大家才明白原來是一場誤會。所以沒有問清楚，這個當中很多是誤會，自古以來中國、外國都有。何況我們凡夫，『自無慧目』，我們沒有智慧，『豈察他非』，就是說你怎麼有辦法去觀察別人他真的錯在哪裡、對在哪裡？不能隨便去下一個斷語。就像剛才舉出來，你親自看到的事情都還會有出入、還會有差錯，你沒有問清楚。所以親自看的都還會看錯，那何況聽人家講一講，你就認為是這樣，那這個常常就會出現誤會，事實不是那樣。

所以『僧德如海』，這個「僧德」好像大海一樣，佛也讚僧，『佛猶親讚』，佛也讚歎僧，讚歎僧團。所以佛門有一句話講，「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」，不要去說僧眾的過失。「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」，特別我們佛教界，我們佛教界如果有什麼不好的事情，我們也沒辦法求證，我們不要去傳，聽人家講，到我們這裡為止。在佛教，僧團還是要維護自己佛教的形象，這樣對社會大眾、對眾生才有利益。如果一直去講這些僧團的過失，讓社會大眾知道，那人家就不願意來學佛，不願意來接觸了，你們佛教怎麼這個樣子？就破壞佛教形象，這個罪過很大。應該讚歎，僧團如果有一些，一點點好事，我們讚歎、隨喜；不好，不說，我們也不讚歎，也不批評，這樣就好。『若生誹說，直招苦報。』如果你生起這個誹謗，到處去講，自己就會招感苦報，這個苦報就三惡道，自己墮落，就很冤枉了。所以這個嘴，口業當中，我們可以修福，也可以造業。關鍵，我們要知道要怎麼修，這個戒就是我們一個修行的標準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學習到這裡，下面我們明天再繼續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